



盖 达 尔

列·卡西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5



盖达尔

四十年回忆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盖 达 尔

〔苏〕列·卡西里著

陈 中 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Л. Кассиль
А. П. Гайдар

本书根据 «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ДЕТРИЗ 1957 年版本译出

盖 达 尔

原著者 [苏] 列·卡西里
翻译者 陈 中 绳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5/16 字数：28,000

1962年1月第1版

196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901

定价：(九)0.14元



阿尔卡蒂·彼得罗维奇·盖达尔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各族人民进行巨大运动和伟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这种运动和变革要求人们发挥空前的积极性；因此，我们的时代所产生的作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气质。这些作家的生活是和他们的著作分不开的。这些作者所著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跟它们的创作者的艰难而又英勇的遭遇有密切联系的。

●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的那种坚毅不屈的顽强的生命力乃是全世界进步青年底崇高的楷模，他的痛

苦和壮丽的悲劇也就是作者本人的痛苦和勝利以及他親身的遭遇。

尤利烏斯·伏契克！……他的著作，刻畫了一個在就義前的時刻還號召人們要為人类的幸福保持高度警惕的、不知畏懼和熱愛人类的反法西斯戰士的充滿強烈的感染力的形象。這一形象，使這位被希特勒匪徒殺害的作者本人底高貴、英勇的一生，獲得了重現和繼續。

我們祖國忠實的儿子、韃靼作家穆薩·嘉里爾在馬比特的法西斯監獄里寫成的、熱情洋溢的詩篇，也已經成為那麼殘酷而又值得驕傲的命運的詩的紀念碑了……殺害嘉里爾的法西斯劊子手們毀滅不了他那憤怒的、生氣昂然的詩篇。這些詩篇衝破了馬比特的重重圍牆，傳達到人民那里；於是，這位英雄詩人的熱情的面貌，就永遠留存在人民的心坎里了。

有許多作家，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筆下的那些主人公的生活，是沒法分開的；兩者不僅在讀者們的想象中，而且也在現實世界中，打成了一片。蓋達爾就是其中的一位。

每當海輪進行艱巨的远航的時候，機警地矚目遠望、視線一刻也不離開海面 and 地平線、站在船首值班的，是了望員。海員們總是把這個職位付托給最警惕、最忠實和最有意義的人的。

古時候，當蒙古騎兵出征時，他們總要派遣一位騎手當先導，讓他跑在大隊人馬之前，觀察沒有去過的遠方，而部隊正向那邊挺進。這種騎手就叫做“蓋達爾”。

在文學界，阿爾卡蒂·彼得羅維奇·葛烈科夫（即蓋達爾），正是這樣一位永遠向前看的、目光炯炯的巡邏兵。他並沒有辜負這個响亮的、意味深長的筆名。他的全部創作，都抱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確定了勇往直前的方向，充滿着“為爭取光明的社會

主义世界”的斗争精神。

阿尔卡蒂·彼得罗维奇·盖达尔(葛烈科夫)——不论作为一个作家或是一个普通人——都是革命国家真正的儿子，他下定决心，决不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人，出卖用鲜血换来的、浸透了泪和汗的、在劳动和战斗中赢得的人民的幸福。

* * *

盖达尔于一九〇四年二月九日(公历二十二日)生在庫尔斯克省 果夫城。不久，葛烈科夫家就从那里搬到了阿尔查瑪斯。当他的父亲彼·伊·葛烈科夫教师投笔从戎，在军乐声中随着补充连出发赴德国前线的时候，大孩子阿尔卡蒂已经十岁了。

阿尔卡蒂·葛烈科夫在沙科中学三年级读书的时候，二月革命爆发了。他，这个已经在同学中颇有威望的十三岁的学生，当选了学生会的主席；而在一九一七年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震撼全世界的十月的日子里，阿尔卡蒂·葛烈科夫已经跟布尔什维克一起，协助逮捕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集团了。怪不得当时，他在自己的学生日记中记下了一个珍贵的号码：302939。原来是发给他的那枝步枪的号码，这枝枪是交托给这位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第一件归他个人使用的武器。

不久，阿尔卡蒂·葛烈科夫的学生日记中又出现了另一项记载，那是关于第一次负伤的记录：他的胸部在他执行阿尔查瑪斯革命总部所布置的任务时，在黑夜的街道上被人刺伤了。就这样，阿尔卡蒂·葛烈科夫在对革命敌人所进行的巷战中，以自己的鲜血，接受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在一九一八年，当弹孔累累的十月的战斗红旗越来越高地飘扬在我国土地上空的时候，十四岁的阿尔卡蒂·葛烈科夫，就决定自己“要为美好的前程、为幸福、为各族人民的友爱、为苏维

埃政权”而战斗。

当年，他是个宽肩膀、个子高大得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小伙子。人家問他有多大岁数了，他报了个十六岁，就当上了紅軍，上前綫去了。

大約过了一年光景，他在基輔指揮人員訓練班毕业了，被任命为學員旅第二团六連的連长；而当他是个十六岁少年的时候，他已經是一位团长了。

阿尔卡蒂·葛烈科夫，这位未来的作家盖达尔，在国内战争的許多战綫上经历了偉大、光荣的战斗道路。

他在几年之后这样写道：“我所亲眼目睹的、我們进攻过和退却过的地方，恐怕没法数說的了。但其中最主要的东西，我是记忆犹新的，那就是：紅軍是以多么頑强的精神和对敌人的无比的愤恨孤軍奋战，反对整个白卫軍的世界的”。

盖达尔的少年时代是在悲哀和离别、伤痛和战火中度过的。他悲痛地看到許多朋友的死亡，体味到失敗的屈辱和痛苦以及胜利的振奋人心的欢乐。

阿尔卡蒂·彼得罗維奇在紅軍中待了六年。他以整个純洁、和活跃的心热爱苏維埃国家的軍隊，跟这个軍人的大家庭結下了不解之緣，想終身留在那里了。但是，在一九二三年，盖达尔患了重病——头部的旧伤发作了。他不得不去治疗；这样，盖达尔就在一九二四年满二十岁的那年，以团长的职位被編入了后备軍。

这位年輕的团长怀着莫大的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接受了医务委员会的决定。他认为自己置身于軍隊的行列之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因此他写了一封热情的告別信，寄給伏龙芝。在这封信里，既无央告，也不抱怨——盖达尔已經不再希望什么，也不再指望什么了，只是跟紅軍告別而已。

但这位著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大名鼎鼎的革命将领和人民委员，却亲自召见了这封信的作者。伏龙芝从“告别信”中失望的字里行间，看出了真挚不凡的才华的迹象。人民委员感觉到阿尔卡蒂·彼得罗维奇·葛烈科夫——盖达尔对写作的爱好正在加深。他并没有搞错：原来还在跟伏龙芝见面的一年之前，盖达尔就已经开始写自己第一部自传性的中篇小说了。伏龙芝同志对盖达尔勉励了一番，劝他从事文学工作。难怪以后盖达尔老爱说：伏龙芝是他的第一位编辑。

隔了一年，当伏龙芝下葬的时候，盖达尔在灵柩旁边见到了他的幼子铁木儿。再过一年，盖达尔生了个儿子，他给自己的儿子也取了铁木儿这个名字。

* * *

盖达尔在对他来说还是新的那条文学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本人也自认他的第一部中篇——一九二五年刊载在列宁格勒的文学作品集《瓢》里的《在失败和胜利的日子里》——是写得比较差的。象《无谓的生活》（一九二六）和《高山骑士》（一九二七）那样的作品也没有给盖达尔带来多大的声誉。

但还在一九二六年，盖达尔就写成了一个已经在多方面决定了他真正道路的短篇；以后，他就遵循着这条道路，成为苏联人民最受戴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苏联儿童最敬爱的作家。这个短篇便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个短篇里，盖达尔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孩子们，告诉他们士兵的严峻的职责、前线的同志的爱和革命斗争的崇高热情。

那时候，在儿童文艺作品中已经有不少描写国内战争的作品了。但这些儿童读物的著者们，往往违反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他们为了追求趣味和被歪曲了的“热情”，把非凡的功勋归

諸于年輕的主人公，把孩子們写成几乎是許多錯綜复杂的事件中的具有决定性的人物了。为了迎合低級趣味和为了虛假的“通俗”，国内戰爭中严酷的英勇事迹，被带着冒險意味的、大胆的画面所代替了。

盖达尔的《革命軍事委员会》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些孩子——箕姆卡和齐岡。他們参与了国内戰爭的許多事件，但是作家并没有把孩子們变成矯揉造作的英雄，沒有赋予孩子們什么特殊的才能，也沒有使他們完成有声有色但不近人情的功績。箕姆卡和齐岡做了許多高尚的事，做这些事需要勇敢、机灵和对革命事业的正义性的热烈信心。虽然如此，可他們却仍然是极其平凡的孩子，是亲手取得政权并为了保卫这一政权而反对革命敌人的革命人民的年青一代的典型代表。孩子們拯救了一位受伤的指揮員，让他藏起来，把他护理好，带着他的便条偷偷地去找距离不远的紅軍的队伍。这样做，他們就显示出了真正的小英雄的品质。尽管情况有多么严重和困难，但是箕姆卡和齐岡的行为，却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有机地跟那些与革命利益休戚相关的、无产阶级的孩子們的整个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盖达尔的故事里，小英雄們的优秀品质，是在孩子們不期而遇的、那一严酷的时期的真正英雄——那位共产党员和紅軍指揮員引人立功的巨大影响之下显露出来的。

箕姆卡和齐岡在許多方面是各不相同的。盖达尔通过他們的遭遇，描繪了孩子們在那些严酷的年代里投入生活中去所遵循的艰巨和复杂的道路。齐岡是个流浪儿，在軍用列車和火車站上蕩来蕩去……箕姆卡則随着母亲，携同小弟弟，到革命的彼得堡去找父亲了。这两位朋友往后会怎么样？他們此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盖达尔沒有告訴我們。作家用寥寥数語，在

故事結尾的写景和节奏中，稍稍流露了一点惜別的情緒，就中断了自己的故事，跟故事中的小主人公們告別了。但是，他們已經使早就热烈地爱上了他們的讀者如此不能忘怀，作家把他們塑造得如此生动、逼真，他能如此丰富地在这些孩子們的身上展示出大时代真实、鮮明的特点，以致使人們确信：这些朋友們一定能达到高尚、純洁的目的；他們的生活，也終究会象人民所期望的那样美好和幸福。

盖达尔在他的自傳中写道：“大概这是由于我从小就入伍的緣故吧，我想給新生一代的男女孩子們叙述出来：当年的軍隊生活是怎么样的，所有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和怎样繼續的，因为我所見到的，毕竟还不能算少。”

这样，“給新生一代的男女孩子們看的”苏維埃儿童文学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学校》一书，就在一九三〇年写成了。这部字数較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傳性的中篇小說所描写的，是那革命的青年一代所經歷过的严峻的生活道路，是那些为了憧憬欢乐的未来而自动地起来投入正义战争的父親們和孩子們。

在《学校》的主角、士兵的儿子鲍里斯·葛烈科夫（故事就是由他出面来叙述的）的身上，我們常常能够认出盖达尔本人的面貌。

鲍里斯·葛烈科夫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他跟自己在阿尔查瑪斯的小朋友們沒有能一下子就搞明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沒有能一下子就領会到一九一七年革命变革的全部惊人的本质。使鲍里斯·葛烈科夫震惊的、可怕的灾难，使他看清了許多事情。他的父亲——一个拒絕参加毫无意义的和人民所不需要的战争的士兵——被宣布为逃兵，并且又因为“进行恶毒的反政府宣傳”，給枪决了。

鮑里斯的父亲把他所盼望的革命时代称作“愉快的时代”。但盖达尔向自己的小讀者叙述这一不平常的“愉快的时代”的时候，并没有对他们隐瞒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正义生活的权利所不得不經受的全部痛苦和殘酷、悲慘和艰难的遭遇以及重大的灾难和貧困。盖达尔真实而又生动地給这个复杂难忘的时代繪出了一幅图画——从二月革命沙皇政权崩潰起，一直到人民把国家政权夺取到自己勤劳的、当家作主的手掌之中的伟大的十月的日子为止。

在这一时期，鮑里斯就已經对不少事物进行体验、反复考虑和重新估价了。他一下子难以理解：“究竟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有什么不同，而立宪民主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劳动团分子^①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間又有些什么差别。所有这些演說，留在我头脑里的只有一句話：‘自由……自由……自由……’”

这个好探究一切的孩子力求弄明白国内所发生的許多事件的实质。他在大会上所听到的布尔什維克巴斯卡科夫的演說，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技工学校教师、布尔什維克謝妙·伊凡諾維奇·加尔卡的友誼，也帮助他認識了真理。父亲的悲慘的、但同时又是驕傲的榜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父亲的毛瑟枪，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鮑里斯·葛烈科夫开始对自己周圍的人們有了新的認識。他认清了本来他覺得似乎是革命的尼古拉伊叔叔的邪惡的、真正的本性；确信过去的老朋友彼捷卡·巴西莫科夫是跟他志不同、道不合的。革命意識漸漸地在鮑里斯身上成熟、定型和茁壯

① “劳动团分子”是1906至1917年俄罗斯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的政治集团。——譯者

起来；于是，他就奔赴前綫，加入了布尔什維克謝巴洛夫的游击队。对于这一重新决定他一生命运的行動的全部重要意义，鮑里斯·葛烈科夫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

还在沒有遇到游击隊員之前，鮑里斯就单独地跟一个伪装的敌人碰上了。結果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他用父亲的毛瑟枪把敌人打死了。这个对鮑里斯战斗的革命决心的第一次严重考驗，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在我一生中，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实质上只不过象是一场儿戏罢了；甚至弃家出走，甚至和那些著名的索尔莫伏工人自卫队在一起受軍事訓練，甚至象昨天那样在林子里游蕩，都算不了什么。可这一回，却是认真的了。”

原阿尔查瑪斯实科中学学生鮑里斯·葛烈科夫就是这样进入新的、严肃的生活学校的——国内战争对所有鮑里斯这一代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

盖达尔在“自傳”中談到加入紅軍的头几个年头时，自己承認說：“我常常跌交，碰釘子，有时候，甚至照自己意思蛮干，于是自己人就严厉地阻止我，糾正我，而他們这样做，对我只有益处。”

在这位未来的作家所經歷的事物中間，有許多东西他也让自己的主人公經歷了。鮑里斯·葛烈科夫勇敢，并具有出于革命良心的强烈的和严肃的感情，他正直、勤懇和誠实；但他的毅力、对自己行为的責任感以及对紅軍游击队所以挺身而战的偉大目标的明确、肯定的理解，却往往是不够的。他干了不少輕举妄动的事情；有时候，还易于拿那些以虛有其表的大胆行为引起他童稚的幻想，而一經考驗，就与那偉大事业背道而馳的人們作为自己的榜样。紅軍就是为这一偉大事业服务的；成为鮑里

斯真正的教養員的共產黨員丘蒲克、謝巴洛夫隊長、捷克人迦爾達、游擊戰士瑪雷金和革命意志昂揚的茨岡娃娃都忘我地相信這一偉大事業的必然勝利。

在他們的周圍，也有這樣的人：只有自私自利的虛榮心和建立表面上動人的、使人一舉成名的功勳的那種企圖，才能推動他們。缺少生活經驗和警惕性，使鮑里斯·葛烈科夫看不清漂亮的偵察員菲迦·綏爾佐夫的真實的內心。起先，菲迦的大膽潑辣、放蕩不羈和使敵人感到棘手的矯飾的英雄氣概，使這個年輕的游擊隊員非常中意。但是，正是由於菲迦不守紀律、由於他不負責的行為，游擊隊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後來，菲迦·綏爾佐夫又從羈押中逃亡出來，投奔馬赫諾去了。這樣，這個隱蔽在虛假的外表之下的非常丑惡的真相，就無情地暴露在鮑里斯·葛烈科夫面前了。

蓋達爾對自己的讀者並不隱瞞國內戰爭中痛苦的乃至有時候還是殘酷的那些方面。他深信：讀者跟他一樣相信那些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投入生死存亡的戰鬥的人們的偉大和神聖的正義性，跟他一樣懂得游擊隊員們對革命敵人進行的那場嚴酷鬥爭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丘蒲克對鮑里斯·葛烈科夫說得好：

“……如果你以為戰爭只是遊戲，或者好象是上什麼風景優美的地方去游玩一番的話，你還是趁早回家去的好！白匪就是白匪，在這些傢伙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路線的。他們要槍殺我們，我們也不會可憐他們！”

鮑里斯對丘蒲克所談的偉大人民鬥爭的全部戰鬥的、毫不妥協的革命真理，並沒有一下子就領會到。鮑里斯由於孩子氣的放肆行為，粗暴地違反了紀律，不執行上級給他的指示，結果

在无意之中，使自己战斗中的导师和敬爱的年长的朋友丘蒲克，遭到了牺牲……由于鲍里斯的过错，丘蒲克被白匪所俘，就在大为震惊的葛烈科夫的眼前给枪杀了。鲍里斯经受了可怕的、几乎是不能忍受的考验，他明明知道：他那年长的朋友和导师，去就义的时候，还以为受自己教养的人有出卖的行为哩。丘蒲克根本就不知道真相。而鲍里斯呢，虽然他痛苦万分，却还能鼓起力量，回到自己的队伍里，老实地叙述了他在无意之中所犯下的罪行，并把他所得到的关于白匪部署的重要情报通知了游击队员们。以朋友和导师的生命换来的沉痛的教训和压在鲍里斯身上的折磨人的痛苦，起了严酷而巨大的作用，锻炼了这位少年游击队员的英勇性格。在一次战斗中，葛烈科夫受了伤。那时候，他已经被接受入党了。鲍里斯·葛烈科夫感到自己是跟那为光明的生活而斗争的人民的最先进的部队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我记得茨冈娃娃有一次对我说的话：‘从那时候起，我就出来寻找光明的生活’。当时我问他：‘你以为找得到吗？’他回答说：‘要是独个儿是不会找到的，可是大伙儿在一起就准能找到’……”

《学校》一下子就成为儿童图书中最受喜爱的书籍之一了。这本写得非常亲切、简洁和真挚的书，既真实又畅达，也不对年轻的读者隐瞒生活中痛苦的方面。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苏联和国外再版了多次。而在不久以前，备受千百万读者喜爱的盖达尔中篇里的主人公们——鲍里斯卡、丘蒲克、茨冈娃娃等——又上了银幕，在《勇敢的学校》这部电影里获得了鲜明的、令人信服的再现。同时，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篇小说，拍摄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怀念哥萨克高洛德》，这部影片在苏联各电影院上映，经久不衰。

* * *

盖达尔所写的作品并不很多。但是，象《革命軍事委员会》、《学校》、《第四避彈室》、《远方》、《軍事秘密》、《藍色的杯子》、《鼓手的命运》、《林中烟》、《丘克和盖克》、未完成的中篇《布巴拉舒》和《藍色的星星》、电影脚本《雪堡司令》、前綫札記、童話等等以及象远在苏联国外也享有盛名的《鉄木儿和他的伙伴们》那样一些书，对所有热切展望世界、想更快一些看清并認識它，以便正确地发挥自己的旺盛精力的人们来说，将永远是备受喜爱的讀物。

由于盖达尔敏銳而深入地观察生活，并始終如一地担任了苏联儿童作家队伍的“了望員”，所以他能在《远方》这个中篇里，把握住孩子們对改造国家的人民正在創建的偉大事业所表现的迫不及待的热烈的关切。新的奔騰的建設热情以及对那正在进行大規模建設的《远方》的幻想，吸引了作家本人，也吸引了他的那些住在偏僻寂靜的小站、向往于奔放而又緊張的生活的小主人公們。这，和当年枪炮轰鸣声中的前綫的远方，曾鼓舞和吸引过那些跟盖达尔同岁数的人的情景，是不相上下的。在盖达尔的創作中，除了作家所歌頌的功迹这个主题之外，同样也詩意盎然地响彻着另一个主题——劳动。《远方》的大小小的主人公在与革命敌人所进行的殘酷的阶级斗争中所捍卫的，正是进行自觉的、自由的、充滿新的理想的創造性劳动的权利。結果，由于苏維埃人的努力和英勇的劳动，远方的新生活如今已經成为那么邻近，它連同建設中的喧鬧和忙碌，連同工人、技术員和季节工人来到了这个冷清清的小站。于是，小小的二一六号小站就变为构成“一个叫做苏維埃国家的巨大有力的整体”的一小部分的“飞机翼”站了。

但是，“随随便便地，不经过艰苦和持久的努力，没有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在斗争中也可能有个别的失败和牺牲——，是没法创造新生活、建设新生活的。”这一点，是从城里来、在被富农杀害的集体农庄主席的棺材旁边讲话的那个人，提醒小说中的全体人物的。盖达尔本人也在他的《远方》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点。这部中篇表现了乐观主义的精神，全书贯穿着伟大、友好团结的富有诗意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全体参加新生活建设的人们——不论老少——亲近起来，并鼓舞了他们。但是，盖达尔是忠实于崇高的真理的，这种真理也充满在他的其它一切著作中；因此，作家在这部著作里也没有隐瞒读者：世界上还有许多痛苦，还有不少恶毒的、和劳动人民为敌的人。他叙述了革命的敌人——富农、富农的狗腿子和其他仇恨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家伙——怎样在悄悄地进行着的那场残酷的斗争。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白季迦，跟他的朋友王西迦一起，向往着列车经过二一六号待避站飞驰而去的“远方”；他经过一场复杂的内心斗争之后，揭发了杀害集体农庄主席的凶手。他这么做——把突然失踪、有盗窃公款的重嫌疑的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被害的真相告诉人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白季迦自己也坦白：悄悄地拿了地质勘察队的指南针的，就是他呀，虽然这件事的发生完全是偶然的。结果，这个八岁的顽童经过了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能振作起来，说出真相。白季迦的这个决定，是他跟那位有盗窃公款的嫌疑而实际上是遭敌人杀害的集体农庄主席的孩子进行了谈话之后，才成熟起来的。作者以惊人的、大胆而真实的笔调，重现了下面这段实质上是极其无情的对话；这段对话在语调上最微小的错误，就会令人大有不堪入耳之感，就会激怒读者。